

長樂平生風誼重

——從宋雲彬對鄭振鐸人品的讚美談起

陳福康

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，此前長期在開明書店工作的王伯祥，因人事關係不諧，提出辭職。老友宋雲彬便寫了《漫成二首諷王伯翁》：

蕭朱卻未多先例，交態原隨世態新。
長樂平生風誼重，甘拋心力作調人。
但開潤撤謝濡沫，豈有危巢雀逐鳩。
世事滄桑心事定，且將餘怒付東流。

二〇〇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雲彬日記（書名被稱為《紅塵冷眼》），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就記載了這兩首詩。我猜測，大概整理者（或編輯，或審讀者）不太懂古漢語，自以為是地把「卻」字改成了「卻」字，那就使人根本看不懂了。當然，還有一種可能，也許宋雲彬本來寫的是「卻」字，但這個「卻」字即「卻」字，讀作xi，也是不可以自以為是地改為簡化字的「却」的。

「卻」也就是「隙」。「蕭朱」，指西漢時人蕭育和朱博。兩人始為好友，後來有隙，終成仇人。「蕭朱卻隙末」，語出南朝宋范曄撰《後漢書王丹傳》：「交道之難，未易言也。世稱管鮑，次則王賁。張陳凶其終，蕭朱隙其末。故知全之者鮮矣。」南朝梁劉孝標《廣絕交論》也說：「由是觀之，張陳所以凶終，蕭朱所以隙末，斷焉可知矣。」

宋雲彬的第二首詩有自註云「借定庵句」，所借的是「世事滄桑心事定」一句，出自清龔自珍《己亥雜詩》第一四九首。這第二首詩是直接勸慰王伯祥的，意思很明白，這裡就不多說了。而宋雲彬的第一首詩則是頌揚老友鄭振鐸的，宋雲彬自註「長樂謂鄭振鐸」，因為鄭振鐸的籍貫為福建長樂。「長樂平生風誼重」一句是對鄭振鐸人品的高度讚美。

「甘拋心力作調人」，是說鄭振鐸當時花費了很多心力，在王伯祥與開明書店一些先生之間做調解工作。

鄭振鐸在開明書店創辦時就是書店最重要的支持者，後來還一直是它的「股東」，因此，他就主動出面做工作。然而，鄭振鐸這次的調解大概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兩年後，鄭振鐸受命組建初設在北京大學的文學研究所（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）時，便邀請王伯祥到文研所工作。王伯祥的摯友、曾任開明書店總編輯的葉聖陶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日記載：「偕(胡)愈之到懷仁堂，出席(政協)全國委員會之擴大會議……會中晤振鐸，言於北大新設之文學研究所已成立，葉為主持人（尙有何其芳），伯祥可入為研究員云。」並欣慰地寫道：「余覺其甚為得所。」王伯祥後來一直心愉愉地在文研所工作。

宋雲彬的「長樂平生風誼重」一句詩實在寫得好。不僅僅在王伯祥一事上是這樣，鄭振鐸在整整奮鬥了四十年的中國文壇上，一直是一個團結的因素。這裡，我就舉幾件近代文學史上較大的事情來說說。

一九二〇年底，以鄭振鐸為核心，在北京發起成立新文學史上最早、最大的新文學社團「文學研究會」。在籌備階段，鄭振鐸就熱情地給在日本的田漢寫信，邀請他與郭沫若作為發起人參加。那時，郭沫若、田漢等人的「創造社」連醞釀也還沒有開始呢。可惜，只因收信人居然做了「洪喬」，非但自己不回信，連託他轉給郭沫若的信也未轉去，所以郭沫若未能成為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。這真是一件憾事。當時，鄭振鐸還曾自告奮勇地要去請魯迅參加，但魯迅當時任職於教育部，受「文官法」的限制，不便參加民間團體。（不過，魯迅還是很關心、支持文學研究會的，周作人起草的該會宣言，便經過魯迅的審閱。）另外還有材料表明，鄭振鐸當時可能還請了北京大學的胡適、康白情等人參加，不過也沒成功。我們不妨想像一下，如果鄭振鐸當時的宏大心願得以實現，魯迅、胡適、郭沫若、田漢等人真的也都成為了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，我們的現代文學史的發展又將會是怎樣的一個精彩的場面啊！

令人遺憾的是，後來成立的創造社，一開始居然把文學研究會當成了自己的假想敵。郭沫若、郁達夫、成仿吾都激烈地攻擊鄭振鐸和沈雁冰（茅盾），甚至用了污言穢語。但鄭振鐸從來沒有回罵過。當創造社方面舉辦郭沫若《女神》詩集出版一周年紀念活動時，鄭振鐸還拉着沈雁冰等人趕去參加慶賀，他還建議可借此機會商量一下組織成立作家協會的事。他的熱情爽直和寬宏大量，連郭沫若後來在回憶錄《創造十年》中也是讚揚的。可惜，不僅鄭振鐸提出的組織作家協會的事未能成功，創造社後來還繼續攻擊文學研究會。但鄭振鐸除了在給周作人的信（當時未發表）中表示了對創造社的無理譏罵的憤慨以外，在一九二三年一年中，任憑攻擊，沒有回敬過一聲。不僅如此，而且在他主編的《小說月報》上還經常公正地介紹、評價創造社作家的作品。如

一九二三年一月號的《選錄》欄，選載了郭沫若譯詩八首，並在《文學雜誌介紹》欄介紹了《創造》雜誌。在三月號的《國內文壇消息》欄，他將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並提，稱作為努力於研究中國文學的代表；並報告郭沫若即將譯《詩經》的消息。同期卷末，還介紹了郭沫若翻譯的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。四月號的《國內文壇消息》欄，他又報道了郭沫若譯《浮士德》已完成的消息。五月號《國內文壇消息》欄報道創造社將出《創造週報》。六月號報道《創造週報》已出兩期。九月號報道郭沫若《卷耳集》已出版。十月號他在《通信》欄中回答讀者提問初學新文學的人應買何書時，在提到《文學研究會叢書》的同時推薦了《創造社叢書》。十一月號的《國內文壇消息》欄，介紹了郁達夫的小說《蕩寇集》和郭沫若的詩集《星空》，認為「都是很感人的」。在七月三十日文學研究會機關刊《文學旬刊》改為周刊時他發表的《本刊改革宣言》中，還表示：「對於『敵』，我們保持嚴正的批評態度，對於『友』，我們保持友誼的批評態度。」顯然，他是一直把創造社當成「友」的。後來，他與郭沫若、郁達夫、成仿吾等人都成為了好朋友。

一九三〇年三月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。鄭振鐸本來是「左聯」的前身「中國著作家協會」的主要發起人和理事，現在，左聯的發起人和常委的半數，也正是原先著作家協會的發起人和執委或監委。而且，這兩個進步組織在中共黨內都是由潘漢年負責籌備和領導的。但是，由於左聯當時犯了「關門主義」的錯誤，偏偏把鄭先生排除在外了。不僅如此，當時左聯的刊物如《巴爾底山》等還指名道姓地攻擊他。然而，他對這些攻擊、嘲諷沒有作過一個字的「反擊」，就連解釋、辯護的文字也沒寫過，儘管他自己就主持了好幾種刊物。這充分表明了鄭振鐸的寬闊胸襟，也表明了決不反對左聯和左翼文藝運動。他可以忍受委屈，也能原諒那些激進的革命青年所難免的「左派幼稚病」。《巴爾底山》的主要編者李一氓，後來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。李一氓在晚年高度評價說：「鄭先生，我以為他是中國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。」

在一九三〇年代反對國民黨「文化圍剿」的鬥爭中，鄭振鐸在左翼文化界內部發揮了重要的團結作用。例如，據茅盾回憶，一九三四年一月，鄭振鐸等人主編的在上海出版的進步刊物《文學》，面對遭到國民黨當局嚴查亂收的嚴峻形勢，茅盾發出急信，請當時在北平的鄭振鐸南下研究對策，同時還對他說：「還有一件事專等回上海來辦。自從『休士事件』（陳按：指傅東華在《文學》上發表了攻擊魯迅的文章）之後，魯迅對傅東華大有意見，對《文學》也取不合作態度，已有半年不給《文學》寫稿了。對這次刊物上署東華的名字，他也不滿意。我的話，他只聽一半。所以要請你去個『說客』，消除一下誤會。」他就與茅盾一同去魯迅



鄭振鐸五十歲生日時與家人合影。左起：女兒鄭小箴，二：鄭振鐸，三：夫人高君箴，四：兒子鄭爾康，中坐者：鄭田郭氏

家，向魯迅彙報了《文學》對付國民黨壓迫的計劃，又談了傅東華的問題。正是他做了工作，終於取得了魯迅的諒解，重新獲得魯迅對《文學》的大力支持。這樣，《文學》便在文化「圍剿」中繼續頑強地生存和戰鬥下去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，又發生了生活書店《譯文》雜誌停刊事件。此事說來話長，簡單地講，生活書店是鄭振鐸創辦的進步出版社（《文學》就是該店出版的），書店要撤換《譯文》編輯黃源，遭到魯迅激烈的反對。事情弄得很僵，茅盾又來找鄭振鐸商量。這件事本來與他沒有什麼關係，但他一向熱愛魯迅，同時又與黃源是好友，因此急於從中調解。他絞盡腦汁，提出了一個雙方妥協的方案，茅盾找魯迅談了鄭振鐸的方案後，魯迅原則上同意了。不料，此事最後仍未調解成功，《譯文》不得不停刊，黃源也憤而辭去了《文學》編輯的職務。茅盾晚年在回憶錄《我走過的路》中坦率地說：「在《譯文》停刊的風波中，真正倒了霉的，卻是鄭振鐸。因為魯迅懷疑這次《譯文》事件是振鐸在背後搞的鬼，並從此與魯迅疏遠了……」茅盾強調說，「這當然冤枉了振鐸」。黃源在六十年後，在給我的信中也誠懇地說：「我現在確認『冤枉』了振鐸。」「讀了你的大作（陳按：指拙著《鄭振鐸傳》）……我仍然確認『冤枉』了振鐸，因為這是事實。這是我們方面的錯誤，我和魯迅都有此疑心……」可貴的是，鄭振鐸一直繼續保持着對魯迅的尊重，從沒有什麼怨言。而魯迅雖然對他有所誤會，也還是繼續與他一起編輯出版置秋白烈士的遺著，這是魯迅晚年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可惡的是，當時有些文壇小丑幸災樂禍，乘機在小報上造謠生事、挑撥離間，或者對他橫加攻擊。後來，魯迅撰文嚴正地指出：這是「惡劣的傾向」，是「用語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」。

在後來進步文壇上發生的有關「國防文學」和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」的所謂「兩個口號」的激烈論爭時，為了團結，鄭振鐸也沒有發表過一個字的文章，只是默默地忍辱負重地做着左聯解散後成立「中國文藝家協會」的籌備工作。但他和其他一些同人，為了進步文壇的最大程度的團結，為了盡量挽回歷史的缺憾（魯迅拒絕參加中國文藝家協會），而不憚努力着。經過艱苦細細的工作，終於迎來了文藝界真正的大團結的通紅的曙光。一九三六年九月，由鄭振鐸和茅盾起草，馮雪峰定稿，魯迅與郭沫若、茅盾、鄭振鐸、葉聖陶、陳望道、鄭伯奇、王統照、夏可尊、冰心、巴金、傅東華、豐子愷、沈起予、洪深、黎烈文、張天翼、林語堂、趙家璧、包天笑、周瘦鵑等二十一人聯名發表了一個《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》。這個宣言，是文學界團結起來的標誌。禦侮，就是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；要求言論自由，就是對內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。夏衍在幾十年後回顧說：「像我們這些經歷過這一事件的人們看來，組織發表這樣一個宣言很不容易。」因為這簽名的二十一個人，是經過精心選擇而代表了全中國一切愛國的作家的。正如夏衍指出的：「這個宣言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文藝界第一個大聯合、大團結的文件，在現代文學史上，應該說是有重要意義的。」而這是魯迅一生簽署的最後一個文件。夏衍在晚年高度讚揚了鄭振鐸在促成發表這個宣言中的功勞，認為「在堅持聯合、反對分裂這個問題上，他表現了難能可貴的高尚品質」。

我們今天，非常需要發揚鄭振鐸這種難能可貴的高尚品質！



鄭振鐸（一八九八——一九五八）

人與事

「生在南洋，學在西洋，婚在東洋，仕在北洋」的晚清民初人辜鴻銘，精通中學西學，能操多國語言，一生獲得了十多個博士學位。那時的西洋人聲稱：「到北京可以不看紫禁城，不可不看辜鴻銘。」

背書怪才辜鴻銘

張桂亭

若以讀書的視角看去，其精彩看點，是他的背書怪才。

一八六七年，十歲的辜鴻銘，跟隨他的義父布朗，從南洋馬來半島前往英國愛丁堡，以背誦彌爾頓的《失樂園》開始西學。義父開講，他跟着背。總共六千五百多行的無韻詩，很快就背得滾瓜爛熟。接着，他又背熟了《復樂園》等偉大詩篇。

多年後，他的老友梁敦彥聽說他六十多歲還能一字不落地背誦《失樂園》。就直言道：「如現在你年輕二十多歲，我信。可你已這把年紀了，說說還行，不肯也罷。」辜當即從架上取下一本《失樂園》，以一口流利的英語，一字不差流水般地背將起來。

在愛丁堡，辜鴻銘他們爺倆邊講邊背地背熟了莎士比亞戲劇，又開始背誦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。

那時，辜鴻銘不懂德語。布朗就說一句，辜鴻銘照着背一句。老少二人在手舞足蹈中，唧哩哇啦地終於把這部《浮士德》背得溜熟。布朗再逐字逐句講解，時而德語，時而英語，父子們談笑風生意趣盎然，《浮士德》也就裝進了辜鴻銘的肚皮。

一年後，辜鴻銘就讀於愛丁堡大學。以後，又求學德國萊比錫、法國巴黎，接受西洋正式教學，終成精通西學之人。單單語言一門，就通曉九種語言。

有則故事說：一次，在公共汽車上，辜鴻銘竟然倒拿着報紙看，而且看得有滋有味。周圍的英國人，個個笑得前仰後合，還嘲笑這個鄉巴佬，根本不懂英文，等他們笑夠了，辜鴻銘才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語，淡淡地說：「英文太簡單了，不倒倒簡直沒意思。」

這故事的背後，隱藏着一個「背」的艱辛。辜鴻銘回憶說，自己學希臘文，不知花了多少天，但還是堅持背下去……背到後來，不但希臘文、拉丁文，就是其他各國語言、文字，一學就會。讀此，不知那些對學習外語視為畏途的莘莘學子，有何感想？

然而，精通西學的辜鴻銘，那時，對於中華文化之學的「中學」卻是個弱項。

《辜鴻銘傳》載，闊別家八十四年的辜鴻銘返回馬來半島，一八八五年來中國，任職張之洞幕府。張的壽誕之日，辜鴻銘有幸與一代名儒沈曾植會面。二十七歲的辜鴻銘大談西學。沈曾植慨然嘆道：「你說的話，我都懂。你要懂我的話，還得讀二十年中國書。」

一晃二十年下來，又是張之洞生日那天，辜鴻銘與沈曾植再次在張府會面。辜鴻銘請差役將張之洞的藏書搬至前廳，沈曾植問他搬書幹什麼？辜鴻銘答道：「請教前輩，哪部書前輩能背，我不能背；前輩懂，我不懂？」沈曾植知其意思，說：「我知道你能背能懂……」這則實錄，可讓我們想想再想想，辜鴻銘幕府的二十年中，一邊忙於繁雜的幕務，一邊在張之洞的悉心教授之下，從最基本的《三字經》背起，到千家詩、到四書五經，到自號「漢濱讀易者」、到成爲一個研讀《易經》的「讀易老人」。

正是這了得的背書功夫，日後，辜鴻銘在北大的講台上，不帶講義，不帶教材地講課。一會兒英語，一會兒法語、德語、拉丁語，希臘語……引經據典，旁徵博引，興之所至，隨口而出，洋洋灑灑，滔滔不絕。學生們無不佩服得五體投地。我想，如若今天的學子還能聽聽他講課，準會逗一句時下的春晚名言：「太有才了！」

然而，就是這個「在西洋人中間走紅」的才華出眾之人，在當時的國人眼中卻是個怪人：怪在終生穿長袍馬褂，怪在留小辮子，怪在自詡為老大帝國的後一根辮子，選擇在娶妾、逛妓院，一手握女人小腳、一手下筆千言……

但，筆者以為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。辜鴻銘縱然有着種種的怪，而在學問一事上，他的背書怪才「點石成金」般地成就了他學貫中西的文學才華，卻是值得稱道的。

——當然，「金無足赤，人無完人」，那是另回事了。

業餘愛好也是金

一個人選擇職業，想隨心所欲，恐怕不容易。陰差陽錯的事，倒是不少。人生舞台有這麼個背景，而每個人的稟賦卻個個不同，於是便有了形形色色的業餘愛好。

京劇的業餘愛好者叫做「票友」。中央電視台定期要舉行票友大賽。舞台上的票友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他們的「一招一式」一眼，在我等圈外人看來，和科班出身的演員幾乎沒有什麼區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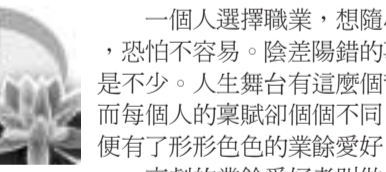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共和國的開國上將蕭克，戎馬倥傯幾十年，保持着一個業餘愛好，就是寫小說。那本叫《浴血羅霄》的小說，其初稿就是在一九三七年後的炮火中誕生的。當年，裝着初稿的公文包被擄去君子看中，以為是長官隨身攜帶的財寶，將其盜走。蕭克寫了布告，警告偷竊的人迅速歸還，否則從嚴治罪，公文包這才得以完璧歸趙。這部孕育、成文、反覆修改了半個世紀的小說，終於在一九九一年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榮譽獎。

二戰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，領導英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法西斯戰爭，就世界歷史而言，當屬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。寫作也是他的業餘愛好。他寫了《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》，因此獲一九五三年諾貝爾文學獎。領獎之日，邱吉爾公務在身，不能前往瑞典，是由他的夫人代領獎並致答辭。順便說及，邱吉爾的畫也很出色，據行家說，已達到可以辦畫展的水平。

我國語言學家周有光，去年以一百〇三歲高齡作客央視節目《小崔說事》。周教授早年留學美國，學的是經濟學。後來在復旦大學任教，教的也是經濟學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他「客串」文字改革工作，從此，一發而不可收拾，長期留在北京，專職從事漢語拼音的研究和推廣。電腦盛行後，周有光又研究漢字的拼音輸入法。時至今日，周有光仍在著述。

利用業餘時間幹大事的人不乏其例，愛因斯坦在一九〇五年發表第一篇關於相對論的論文，還有後來因其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關於光電效應的論文，那時，愛因斯坦是伯爾尼專利局的一名普通職員。

心理學家指出，一個人要有高的生活質量，活得健康，必須培養好的業餘愛好。這話不假。近日去世的蕭克達一百〇二歲的高壽，邱吉爾享年九十一歲。



梳緣

見人先見頭，這頭髮又是頭上之頂的東西。別看這千絲萬縷不知痛癢的東西，其形勢之好壞，實將人的表裡內蘊、素質性格、健康狀況折射出七八分來。

兒時，每早總見母親用一柄月牙形的木梳，在抹上「廣東刨花水」的頭髮上梳呀梳，掠呀掠，終於梳出個端端正正的橫「S」髮式來。雖然母親早已見背，然而母親的清秀，雅潔的氣質至今記憶猶新而印象深刻。

從那刻起，我便認識了木梳。當我端本時起，便將母親用斷了的半截木梳放在書包裡，早晨到了校門口，對着篤立着的那面大鏡子，認真真地也將頭髮梳了梳，爾後再進入教室。

歲月的切割，早已送走了我可戀的金色童年

不過，每早總見母親用一柄月牙形的木梳，在抹上「廣東刨花水」的頭髮上梳呀梳，掠呀掠，終於梳出個端端正正的橫「S」髮式來。雖然母親早已見背，然而母親的清秀，雅潔的氣質至今記憶猶新而印象深刻。

從那刻起，我便認識了木梳。當我端本時起，便將母親用斷了的半截木梳放在書包裡，早晨到了校門口，對着篤立着的那面大鏡子，認真真地也將頭髮梳了梳，爾後再進入教室。

歲月的切割，早已送走了我可戀的金色童年

彈指間又告別了綠色的韶華，如今古稀之年的我，在小口袋裡總駐着一柄半巴掌長的牛角小梳子。它振我精神，與我儀表。確是我「文明生活曲」中一朵美妙的小音符。我至今尚常應邀去一些新聞媒體編輯部「客串」，每天清晨跨上自行車，夾進龐雜的車流匆匆兼程去趕班。一路風塵僕僕，這頭上的「一山青絲」也被風兒撩撥得歪歪斜斜而東倒西傾。待到供職處，急急下得「馬」來，無意中從玻璃窗中一瞥自己，卻是驚見得一個蓬頭散髮的我來，好不狼狽。於是我趕忙抽出我的小梳子，在這「飛花雜草」間用心耕耘一番。剎那間，又在玻璃窗的反光中看到一個精神的來。

我這小小梳子何嘗現我文明添我風采呢，數十年來，我把握着它，每日裡在自己頭上早梳晚梳二十餘次，真個「耙」回個青春來。今日七十

拂面的感覺，但當中也有例外，譬如網路遊戲，仍舊大賣特賣。捧場者並沒有絲毫減少。大多數遊戲在內地的月消費約在五十元至二百元人民幣左右。而內地一款暢銷的網路遊戲，每月消費卻可高達數千元。這在線上搜獲已屬平常。在美國，有幾十萬名玩家在線上搜獲已屬平常。在美國，有幾十萬名玩家在線上搜獲已屬平常。在美國，有幾十萬名玩家在線上搜獲已屬平常。

見人先見頭，這頭髮又是頭上之頂的東西。別看這千絲萬縷不知痛癢的東西，其形勢之好壞，實將人的表裡內蘊、素質性格、健康狀況折射出七八分來。

兒時，每早總見母親用一柄月牙形的木梳，在抹上「廣東刨花水」的頭髮上梳呀梳，掠呀掠，終於梳出個端端正正的橫「S」髮式來。雖然母親早已見背，然而母親的清秀，雅潔的氣質至今記憶猶新而印象深刻。

從那刻起，我便認識了木梳。當我端本時起，便將母親用斷了的半截木梳放在書包裡，早晨到了校門口，對着篤立着的那面大鏡子，認真真地也將頭髮梳了梳，爾後再進入教室。

歲月的切割，早已送走了我可戀的金色童年

不過，每早總見母親用一柄月牙形的木梳，在抹上「廣東刨花水」的頭髮上梳呀梳，掠呀掠，終於梳出個端端正正的橫「S」髮式來。雖然母親早已見背，然而母親的清秀，雅潔的氣質至今記憶猶新而印象深刻。

從那刻起，我便認識了木梳。當我端本時起，便將母親用斷了的半截木梳放在書包裡，早晨到了校門口，對着篤立着的那面大鏡子，認真真地也將頭髮梳了梳，爾後再進入教室。

歲月的切割，早已送走了我可戀的金色童年

彈指間又告別了綠色的韶華，如今古稀之年的我，在小口袋裡總駐着一柄半巴掌長的牛角小梳子。它振我精神，與我儀表。確是我「文明生活曲」中一朵美妙的小音符。我至今尚常應邀去一些新聞媒體編輯部「客串」，每天清晨跨上自行車，夾進龐雜的車流匆匆兼程去趕班。一路風塵僕僕，這頭上的「一山青絲」也被風兒撩撥得歪歪斜斜而東倒西傾。待到供職處，急急下得「馬」來，無意中從玻璃窗中一瞥自己，卻是驚見得一個蓬頭散髮的我來，好不狼狽。於是我趕忙抽出我的小梳子，在這「飛花雜草」間用心耕耘一番。剎那間，又在玻璃窗的反光中看到一個精神的來。

我這小小梳子何嘗現我文明添我風采呢，數十年來，我把握着它，每日裡在自己頭上早梳晚梳二十餘次，真個「耙」回個青春來。今日七十

不過，每早總見母親用一柄月牙形的木梳，在抹上「廣東刨花水」的頭髮上梳呀梳，掠呀掠，終於梳出個端端正正的橫「S」髮式來。雖然母親早已見背，然而母親的清秀，雅潔的氣質至今記憶猶新而印象深刻。

從那刻起，我便認識了木梳。當我端本時起，便將母親用斷了的半截木梳放在書包裡，早晨到了校門口，對着篤立着的那面大鏡子，認真真地也將頭髮梳了梳，爾後再進入教室。

歲月的切割，早已送走了我可戀的金色童年

網路遊戲迷倒年輕人

據權威機構報告，今年第三季度內地網路遊戲市場規模已達到五十四億元，同比增幅達到五成，增幅之大，為很多行業所罕見。第三、國產網路遊戲產品開始打入歐美市場。

眼下，各家網路遊戲門戶公司正四處爭奪人才，其中校園招聘活動得如火如荼。互聯網遊戲也逆勢而起。據介紹，一、二線網路遊戲公司一般員工收入普遍比去年增長了約兩成，而核心團隊的收入更增長了五成左右。這種景象與金融危機寒冬中，紛紛瘦身過冬的其他互聯網公司形成鮮明比照。可以說，網路遊戲的興，也不乏負面新聞。不少青少年因過度沉迷而荒廢學業，甚至造成悲劇。十一月十二日，青島一名男子因沉迷於網路遊戲而自殺，企圖自殺前還在所中學門口對一女生實施割喉行動；北京一名十九歲女大學生，在網吧呆了七天後，竟然認不出自己的父親；天津十三歲網遊少年，則面帶微笑，雙手平伸，模仿網路遊戲中的飛天姿勢，從二十四樓一躍而下……

此起彼伏的一幕幕鏡頭發人深省，專家為此作出告誡，開時玩玩無妨，切勿「走火入魔」。最近，北京軍區總醫院公布了《網路成癮診斷標準》，將網遊成癮納入精神疾病診斷之列，雖然引起輿論的轟動和網遊玩家的反彈，但無論如何，這仍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信號。

在國際金融風暴的陰影籠罩下，內地不少行業都有寒風拂面的感覺，但當中也有例外，譬如網路遊戲，仍舊大賣特賣。捧場者並沒有絲毫減少。大多數遊戲在內地的月消費約在五十元至二百元人民幣左右。而內地一款暢銷的網路遊戲，每月消費卻可高達數千元。這在線上搜獲已屬平常。在美國，有幾十萬名玩家在線上搜獲已屬平常。在美國，有幾十萬名玩家在線上搜獲已屬平常。

言止善